

南岳见证

■雅之

见惯了南岳的夏云与冬雪、晨光与夕照，感悟过南岳的禅与道，或是陪伴亲友，或是接待贵宾，我曾在南岳留下深深浅浅的足迹。但在这里主持文化活动，却是记忆中的唯一，就像藏经殿的秀美芳径，余韵悠长，一再让我回味。

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能见到心仪的名家大师，已是激动不已，更别说能在“我颂南岳——旷瑜炎诗词美文分享会”上登台亮相，担纲主持。这对于久怀向往之心的我，如同打开一扇大门，得以窥探文学的魅力，也成为我最值得珍藏的一抹亮色。因为遇见，因为付出，因为亲眼见证，因为亲身经历，那感觉更是无比的知足，更是满满的幸福。

这份幸运首先要感谢甘建华老师，那年我应邀主持他策划的“春天奔涌而至——石鼓书院雅集”大型文化活动，也是收获良多。还记得接到美差时的欣喜莫名，我已深感这个活动的意义非凡，以及肩上的责任重大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南岳一次规模宏大，聚集湖湘名人众多的文化盛宴。

那是一个出门浑身打哆嗦，手要插口袋，汽车前挡直冒白雾的冬月雨天。可是，寒冷输给了现场海内外知名作家、书画家、朗诵家、衡岳师生等700人的热切，输给了南岳衡山的高朋满座，输给了天公恩赐的冬日暖阳，输给了这场历时四小时的盛典。

有说人生是一场修行，或感受

于他人传述，或来自于亲身体验。旷老，这位朴素无华的白发老者，他根植南岳，笔耕不辍，直至耄耋之年共计出版了《岁月吟唱》《衡岳词韵》《篱下风韵》《南山清韵》等五本诗词集；《春华无浪漫》《流年碎影》两本散文随笔集；主编出版了《衡岳当代诗选》《万里寻诗》《衡州心韵》三本书。他因对文学的挚爱而依旧青春勃发！这情怀，令我景仰！这情怀，又打动和影响着青年一代，让我对执着于文学有了更真切的体会，也加深了我在成长路上对于坚持的理解。一个人若不扎根厚土，也就无法繁茂的生长。南岳养育了旷老，旷老又以文字表白着对南岳的深情厚爱。这份哺育与反哺，在岁月的轮回中，延续着爱与被爱。我感知着，感动着，也传递着。

同样被感染的还有台下幕后的一群人。陈文质、罗步庵、宾新华、李清白、赖尚平、王永智、余庭良、华晓峰、张乐平、廖理邦等十位书画名家，将情感浓缩成卷，小心翼翼地敬献。都说志同道合者才能看懂同一片风景，我想他们也该最懂旷老的至性情怀吧。

礼堂一侧的房间，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、正在候场的嘉宾和表演者。台湾的刘正伟、长沙的言建中、衡阳籍知名女作家尹红芳、黄峥荣、深小北，他们的名字熠熠闪光；朗诵名家谢芳芳和朱瑾手持文稿在一旁来回踱步，一字一句地认真演练；衡阳的过云燕女士、古筝老师黄灿灿则在另一侧的房子里精心化妆，做着登台前的准备。

精心的准备注定有精彩的演绎。

龚彩福先生饱满低沉的男中音，陈中寅先生婉转的吟唱，谢芳芳女士朴实炙热的情感表达，朱瑾女士美妙动人的声音，岳云师生充满爱国力量的齐诵，文定学子极具创意的情景剧，都令我如稚子一般受益匪浅，也深深感受着南岳全域旅游的喜人成就和新农村建设的满满硕果。那些不曾熟悉的地方，仿佛跃然眼前。我因此想去南天门采摘，去隐真寺探访；去走一走那乡间的桥，去尝一尝那乡土的菜；去溯源探访朱陵宫旁的石子江……我第一次觉得南岳的旷野如此新奇，南岳的土地这么亲近。这经由旷老诗文所传达出的绵绵乡情，也由衷地感染着我和现场的每一个人。

这是一场没有导演和彩排的分享会，大家怀着对乡土与师者的敬畏，以最完美的状态完成了这场关于故土、关于乡情、关于南岳的演绎。眼前这群人，以其虔诚恭敬深深感染了我，让我审视自己——多少的年少轻狂，多少的无知浅薄。趁年轻，我更要低头涵养自我的心性，更要勤力修习生命的厚度，像这样一群人点燃思想的火把，用自己的方式去热爱乡土，去礼赞祖国，去传承华夏文化之血脉。

圣地南岳，人文荟萃，日月星辰，光辉灿烂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思想巨子和文人墨客，留下多少不朽传奇与鸿篇巨制。如今，在他的怀抱，一群人因文学相约，讴歌梦想与追求，唱响使命与担当，而这一天终将被南岳铭记。

惟愿：一切希冀不期而至，一切美好如约绽放。

尝新时节

■钟云省

尝新，这是作田人的专用语。所谓尝新，就是丰收过后第一次吃到这一年的新米饭。对于作田的人来说，这可是个非常重大的节日，千万不能有一丝马虎。宁肯淡薄一个客，也不愿淡薄一个节。宁肯淡薄个春节，也不能淡薄尝新的日子！可见尝新这个虽不是节日的“节日”，但在作田人心中的分量之重。
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因为只有真正的作田人才知道稻米的来之不易。洪涝、干旱、病虫，一粒稻米可以说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才抵达我们的餐桌。其中的酸甜苦辣，不是那些非作田人所能体会得了的。现在丰收了，怎能不好好庆祝一下呢？草生一春，人生一世。而人的一生中又有多少次能吃到自己新出产的稻米呢？

记得我小时候，每当新的稻谷收获到家后，父亲都要先选出百来斤颗粒饱满、没有受过病虫害侵袭的稻谷，将它摆到自家干净的禾坪上暴晒。当晒到将稻谷放进嘴里，干得用牙齿也咬不烂的时候，父亲才亲自将它挑到碾米房去，碾出洁白的新稻米来。碾米的时候，父亲还会叮嘱碾米师傅：尽量将碾米机的出口开大些，不要让碾出来的大米太细碎了。

碾出的稻米还要被我们选了又选。不能掺杂谷粒和小石子，这样美好的日子怎能让它们出来破坏心情呢？那种对稻米的态度，就好像父亲对大米的阅兵那么庄严。

而且父亲将尝新这个日子看得特别郑重。什么时候尝新，也是有讲究的。他先得挑选个吉利的日子。父亲虽然没有上过学堂，但他却对一年的日子区分得清清楚楚，头头是道。什么日子是黑道日，什么日子是红道日，什么日子又是黄道吉日，他掐指一算就知道。选好日子以后，父亲才会邀请特别要好的亲朋好友来我家尝新。

尝新这天，天还没亮父亲就会上街买菜。一向节俭的父亲，这一天却显得特别慷慨，买的菜丝毫不亚于春节。酒是自家用糯米酿的湖之酒，大人们常常大碗大碗地干。除了湖之酒，父亲也会买回来难得一见的啤酒。

菜买回来后，父亲还要亲自下厨做菜。平常日子，父亲是不会管事的。

开饭前，父亲会像大年三十晌午那样：上香、鸣炮、敬拜天地和祖宗。

这时候，窗外的蝉鸣显得特别的热闹，特别的动听悦耳，好像是父亲请来的乐队，要为尝新这个日子助兴一般。敬完天地、祖宗后，一开饭，父亲就亲手将第一碗饭装给年纪最大的祖母。

“见新百岁不老！”父亲对我祖母说。这可是最崇高的敬意，祖母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光辉。在农村，添了一岁不是以生日来计算，而是以尝新的次数来计算的。年纪再大的老人，吃到了一年的新米饭，也变得年轻起来！

动筷子前，父亲还念念不忘逝去的亲人，念祷着他们的名字。好像他们也回家了，也吃到带着清香的新米饭一般。

刚刚出产的新米做出来的饭自然又白又香，远远地就能嗅到它特别的香气。而且新米做的饭非常软糯可人，有一种别样的清甜，就是不用菜也能让人吃上几大碗。何况还有一大桌丰盛的菜肴呢？

孩子们别提多兴奋了，只顾吃饭拣菜。大人们却要喝酒，在新米饭的香气中，一向不喜喝酒的父亲，也要跟亲朋好友干个杯，喝个一醉方休。

我家尝了新，然后姑妈家要尝新，接着叔父家也要尝新。尝新成了一个流动的节日，大家可以痛痛快快高兴个够！

“见新百岁不老！”我一直记得父亲给祖母的祝福。我想每个人的心中故乡，都是永远年轻而不会老去的！



■陈明华 书(条幅)
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
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

步旷瑜炎先生韵(外一首)

■泓致

近看云溪远看峰，高山流水此心同。
芙蓉国里朝阳灿，青草桥头酒意浓。
雁过湘江添秀色，春临衡岳拂新风。
东洲一盏桃花浪，把酒相期晚景红。

潮州行

砚峰滴翠如祥凤，吐艳桃花点点红。
广济踏桥吟石鼓，祭台驱鳄忆韩公。
针针粤绣生意，片片木雕久功。
偷得半闲寻拙句，澹浮天地沐春风。

寒秋(外一首)

■罗雄

长空白云过碧塘，满山霜叶着盛装。
昔日繁花影弄月，而今残姿梦思乡。
唯愿清香吻诗册，独存雅韵亲画廊。
孤枝凄戚稀星伴，犹有傲骨冰雪量。

花事

好花知时满栏杆，春色无边缘来看。
欢乐岂知愁恨苦，别离自易相见难。
哪年关山双归雁？今夜庭中独飞鸾。
沧海珠泪心中事，怎教子建情何堪？



印象清花湾(组诗)

■木铭

河流与大地

一定有很多渴望，它不停地抖动远方
力图解除自身的束缚，内心却越缠越紧
对于大地，蒸水河是长久的慰藉
那宽阔的长舌，聚拢一湾花草舔舐忧伤
梦中流水的声音，夹杂季节沉缓的呼吸
和星星般爆发的炽热，无数代人在岸边停留

阴沉木

阴沉，树木在埋没之后获得情绪
暗无天日，一场火葬与流水共谋时光
被挖出来的只是一部分，年轮已深入漩涡
历史的真相坚硬而易碎，被熄灭的内心依然完整
形式在展览，只有抚摸之后痛哭的人
感受到涅槃的疼痛，静静燃烧屏蔽世俗的惊羡

提梁卣

就多了一圈梁，盛装的记忆有了提醒
歌罢，舞罢，有人醉步走向星空
月亮已把河流淘洗了一遍
没有出膛的歌声在摇荡，它有洁白的节奏
天地随时准备细长的出口
只要风雨开始倾斜

未来就在眼前

有水，你会颤抖，像激流一样与土地共振
有梦，你会哭泣，像露珠一样与花叶摇滚
飞檐勾吊道路，山峦插上旗帜，那是幸福的桩
窗棂分割时空，明月装饰晚风，你有倾听的耳
走上拱桥，为河流戴上戒指，拥一湾静缓
数细雨催开睡莲，于梦中听鸟鸣滴落省略号